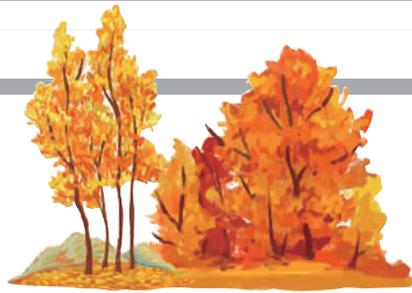


【人在旅途】



萤火虫点亮红树林

文 吴毓



去年金秋十月，我们来到了马来西亚的沙巴，行程中有一晚要去红树林探看萤火虫。那天我们早早来到了那条不知名的河边，在廊棚下匆匆吃好自助餐，近十人坐上一条小木船，船老大在船头摇着橹浆。一路上，我们见证了红树内心流淌出的红色浆酯，故被称作“红树”，还观赏到了许多俏皮聪颖的长臂猴，好玩又有趣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小河静静的，连一丝风都没有，河面明澈如镜。为不打扰萤火虫，船佬吩咐大家藏起手机，不能照相，不能有光，不能说笑，不能喧哗，只有船桨划动水面发出轻微“哗哗”声。半个时辰后，

夜幕四合，水面上一片漆黑，仅有河中心一个小小灯塔上的指示灯发出微弱光亮。天边一轮皎月清激明亮，如白银泻落般地映出水面一片光亮，又像铺开的巨幅白绸，晶晶亮亮的。小船静悄悄地前行，大家都沉默着、期待着，只有一双双乌亮亮的眼睛紧望着四周，黑黢黢的天穹缀满繁星，像一对对亮闪闪的眼眸凝望着我们。

终于小船驶入了窄窄的河道，两边的红树葱茏，葱葱郁郁，小船停靠下来，只见一棵大树半倾向河面，在伸展出的繁茂枝叶间隙，许多小小的光亮一闪一闪，这不就是萤火虫吗！船上发出小小的骚动，大家一

下兴奋起来，一双双眼睛像聚光灯似地追寻着萤火虫，藏身船中的我们都开始敛声屏息，可望不可即地远远地静静地窥探，不发出一丝声响，那刻的静默连掉下一片树叶似乎都能感觉到，就怕惊扰了萤火虫。树杈间许许多多萤火虫闪闪烁烁，有停憩在树梢枝叶的，有飞飞扬扬的，或高或低，或明或暗，或聚或散，闪闪亮亮的萤火虫汇聚成灿灿银光和天边的繁星点点交相辉映，这奇异的景致真是难得一见的奇妙夜。未见过萤火虫的年轻人新奇惊艳，而我的思绪早回到遥远的过去。

孩提时我住在偏远郊外，盛夏季节，我家菜园里，夜晚总会看到忽闪

忽闪的萤火虫。我会奔跑着去抓萤火虫，把它们放在玻璃瓶中，看着可爱的萤火虫挥动翅膀，在瓶中飞舞撞撞，尾翼发出微弱的光亮，好神奇的小精灵，总让我看得如痴如迷。眼下，红树林中飞飞闪闪的萤火虫，也让我看得如醉如迷，久违的小精灵们，你点亮了黑漆漆的夜色，也点亮了我们久处混沌俗世中的一颗茫然焦躁的心。眼前的小精灵们，那么安然恬静，那么自在无忧地散发着纯粹的炫光，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神秘悠然的美丽仙境，忘了今夕何夕，直到又驶来了两条小木船，我们才依依不舍离开这片红树林。

不一会，小船又驶入另一片红

树丛，又见到许多萤火虫在此枝空隙翩翩起舞，轻盈飘忽，亮亮闪闪，用它的光亮展示着生命的绚丽多彩，在黑暗里划出了如梦的光环。很可惜，我们都不能用手机留下萤火虫点亮夜色的唯美景致，只能傻傻看着小精灵们在秋月朦胧中悠悠舞出炫丽夺目的清亮世界，真是“相逢秋月满，更值夜萤飞”。

小木船调头向来时的河面静静划去，黑暗中大家都缄默不语，仿佛还沉浸在观赏萤火虫那美好时刻。得天独厚的红树林极好的原始生态环境造就了成群飞舞的萤火虫，这晚也将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

【朝花夕拾】

母亲暖心的棉花

文 李敬荣

树上最后一片叶子，从枝头飘然而下，落叶归根，冬天来了，天气冷了。我打开衣柜，找到了几件羽绒服，还发现了一件穿旧的棉衣。看着这件棉衣，我想起了往昔，想起了母亲种棉花给我做棉衣的情景。

小时候，棉花都是生产队里的，后来土地承包了，每家才在自己的责任田里种了许多棉花。棉花易生虫子，尤其是棉铃虫和红蜘蛛，要经常给棉花打药。母亲背着一个笨重的大药筒，左手上下扳动摇杆，右手拿着喷杆喷洒农药。一行行地打过去，头上太阳似火烧，打药日当午，汗滴棉下土。农药剧毒，母亲脸上身上的汗水肆意流淌，不敢用手擦，手上沾满了药。药打不到的地方，还要用手把一棵棵棉花叶，仔细扒开检查，找出害虫。

夏天来了，棉花在母亲的精心照顾下开花了，绿油油的田野里，满是娇艳柔嫩的花，颜色有淡黄色的、粉色的和红色的，棉田成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大花园，鲜艳的花朵，像彩霞一样落满人间。这也吸引了许多蜜蜂，唱着快乐的歌，亲吻着每一朵花瓣，蝴蝶穿着漂亮的衣服，忽上忽下，在花间翩翩飞舞。

秋后的阳光照着大地，收获的季节到了，棉花开始了第二次开花。硕大的棉桃经历了春夏的风雨磨难，此时露出笑颜，变成了朵朵雪白的花，呈现在我们面前。远远望去，一片洁白耀眼，像天上的云朵飘落下来。母亲腰间系着一个大包袱，喜洋洋地摘棉花。熟透了的棉桃笑得张开了嘴，露出白白胖胖、蓬松柔软的棉絮，用手一抽，一大朵棉花就出来了，母亲双手舞动，动作飞快，不一会儿，从田地的一头就摘到了另一头。地头棉花堆得像雪山一样。

摘棉花是辛苦劳作后的一种享受，母亲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那时，我正处于青春彷徨期，仍记得跟着母亲去摘棉花时，收音机里正播着路遥的小说《人生》。我一边摘棉花，一边听，高加林的经历，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，他进城了，我为他高兴，他又回到村里了，消沉沮丧，我也为他难过。

棉花摘回家，摊开晒干，母亲用平车拉着到镇上把棉花弹好。冬天寒冷的夜晚，北风呼呼地响着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，母亲支起一架纺车，嗡嗡地纺棉线；白天架好织布机，唧唧复唧唧，织布一匹又一匹，给我们做衣服，做鞋子。棉花体内蕴藏着太阳的光和热，帮助我们抵御严冬的风寒。

棉花不是花，可它比花还美丽，它洁白素雅，朴实实用，在那个艰苦岁月里，带给我们舒适温暖，体贴呵护。如今，时光流逝，岁月染白了母亲的白发，使母亲的腰身不再挺拔，母亲也早已不种棉花了，可母亲种的棉花，一直温暖着我那颗漂泊异乡的心。

【一缕书香】

雪落读书暖

文 张淑兰

窗外，雪花以轻盈的姿态开始了洋洋洒洒。不多一会，山上、树上、房屋上全披上了银装。此时，一切喧嚣似乎都停了下来，世界变得沉静而安详。

窗内，父亲手握一本书专心致志地看着。屋子里那“沙沙”的翻书声犹如雪花飘落在我心底，不知不觉，我也把一本小人书摊在膝头，看着看着，心就随着图文攀出了墙头。

这是儿时下雪天的一个情景。

那时，雪天读书，是多么的温馨，虽然小人书是从玩伴手里借的，但里面的精彩内容，却为我幼小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窗户。

上初中后，由于受父亲的影响，更或许是儿时养成的习惯，一到下雪天，我总有一种读书欲望。但是那时候，家里太穷了，别说买书，就是吃饭，我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。上初二的时候，班里转来一位叫张丰年的男生，他家里似乎很富裕，隔三差五就会往学校带一些诸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名著。可是，他好像有洁癖，每当我问他借书的时候，他从来不愿意，非说戒手上有细菌会传染给他。在一个下雪天，当下课铃一响，同学们一个个都走出教室玩雪去了，而我趁着教室没人，就偷偷地从张丰年的书包里拿

出那本《水浒传》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。正入迷，一个拳头就向我脑门上砸了过来，张丰年大声斥责：“谁让你看我的书了？”当时，我像一个小偷，满脸涨得通红，委屈的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珍珠掉了下来。

可是不知为什么，自此以后，一到下雪天，张丰年总会主动把自己的课外书借给我看，而且还允许我多看几天。从初二到初三，每遇下雪天，便是我最开心的日子。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通过翻阅那一本本课外书，我知晓了孔明的鞠躬尽瘁，关公的忠勇可嘉，还有草头英雄的江湖豪气，而且那一张张油墨的清香告诉我，有书，冬天也是温暖的。

在县城上高中时，家里的经济逐渐宽裕起来，每次父亲来看我，除了给我生活费，还会给我买一些作文书。有一次下雪天，父亲无意中打死了一只野兔，为了感谢张丰年多年的借阅，父亲就提着它来学校找我，让我把野兔送给张丰年吃。当我找到张丰年时，他死活不要，说当年因为书打了我，回去后他爸狠狠地揍了他。

那天，雪越下越大，我怕路滑，就让父亲在县城先采一会，等雪小了再回去。当时，外面雪花飞舞，寒风呼啸，父亲没地方去，于是我俩就一起走



进了县城新华书店。那是我第一次进书店。当看见书架上那一本本装帧华丽的书时，我和父亲的眼睛都是“大放光彩”。我俩像见了故人一样，摸摸这本书，看看那本书，最后索性就坐在地板上，看起了自己喜爱的书。当书店管理员发现我俩只看不买时，态度立马就变了，说买不起书就赶紧走，这可不是避风港。那次雪天读书后，我就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因为古人说：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像我这种农村娃，唯有读书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，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学。那时候，我一周可以去两次图书馆，在那里，我除了看一些和专业有关的书籍外，还读一些励志小说、名家散文、现实主

义诗歌等等。书是良师，是益友，尤其在漫天飞舞的大雪天里，四周的寂然总是渲染着我内心的安宁，将一颗纯净的心沉浸在一本好书中，犹如春风沐浴着干涸的心田。

再后来，经历了步入社会、结婚生子，命运辗转，由于世事纷扰，一颗浮躁的心常常是难以平静。唯有下雪天，往日的一切烦躁，都会随着雪花的到来变得沉静，而那刻，除了当年英俊洒脱的父亲已变成老态龙钟的老头，稚嫩好学的孩童已面带岁月的痕迹，其它的场景还跟小时候一样，父亲手握一本书专心致志地看着，而我也轻轻地把手书摊在膝头，读着读着，就有一股暖暖的灵气从心中升起，好似小鸟回到了树林，小鱼回归了河流，世间万物是那么的祥和安宁而美丽。

【彩虹下】

亲爱的读者，你知道虹桥镇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？昔时相传，蒲江塘上的跨塘桥上，每逢夏季雨后，多可见西天彩虹，因为有“虹桥”之称，虹桥镇随之得名。《虹桥镇社区晨报》副刊“彩虹下”欢迎您的投稿。文字、摄影、绘画、书法作品，不分年代，不论形式。我们在这里记录你的创作，展现你的风采。

注意：投稿作品请注明作者、联系方式以及所在的居民区。

投稿邮箱：
jin_hongqiao@163.com
来信请寄：闵行区吴中路1136号608室（信息办公室）收

欢迎
来稿

